

幽暗的地下室，沸騰的火爐。

站在梯子上頭的黑髮少年看著爐子內翻騰的白色液體，面上沒有什麼表情，淡漠的像是情緒這個詞未曾在他身上體現一般的冷然。

少年不過時不時的將手上握著的勺子進行幾次攪動，以確保魔藥製作的順利。

他的腳旁散落了滿地的紫花殘骸，無數殘破的花瓣十分凌亂，還有些甚至因為太過靠近那燃燒的火焰，而被其一點一點的化成灰燼。

殘破的花朵、燃盡的屍首。
焚不滅的唯有那滿腔的愛意。

「就要完成了……」感受著魔藥中心逐漸泛起的魔力波動，少年一邊喃喃自語，一邊自腰際上的小包內抽出了把鋒利的匕首，「只差這最後一味藥引了。」

尖銳的刀尖抵上了他白細的手腕，不過輕輕壓上便在上頭劃出了道口子，一瞬間鮮血湧出，沿著他傾斜的弧度慢慢下流，最後一滴一滴的落入了眼前的煉藥爐。

點點鮮紅沒入了無止盡的純白，很快的便化作虛無。
頃刻間，白光大盛。

「我是多麼希望……您能夠永遠的，只注視著我一人……」

※

抬手撫上了身側的菊苣花，A難得好心情的坐在屋外的搖椅上享用著美好的下午茶。

洋甘菊花茶十分符合她的胃口，飲入嘴內後溢散的清甜A很喜歡。恰好這幾日她也有些睡眠上的困擾，這花茶或許能幫上她。

魔女小姐並不擅於烹調任何食物，是而自從她在數年前的雨夜自森林中撿回一個人類小孩後，她便將家務等一切繁雜瑣事丟給了他。好在他也挺聰明的，很多事情做多幾次便上手，不論是這些日常工作，又或是魔法學習。

什麼都好，就是聰慧的過頭，有點無趣。
A盯著不遠處正在為花圃澆水的B，略有些漫不經心的想道。

「……B，別忙了，過來幫我按個摩吧。」上下打量著B，A忽而心下一動，於是張口便把人喚了過來。

聽到女人的呼喚，B先是愣了半晌。隨後反應過來便是很快的將手中物品擱置到一旁並快速的朝著A的方向走來。

「您又有哪裡酸痛了嗎？」自覺的繞到A的身後，B俐落的捲起袖子，伸手便是輕輕的按上女人的肩頸處，「您最近似乎很忙，難不成遇上什麼煩心事了？」

「沒什麼特別的。」感受著少年恰到好處的力道，A舒服的眯起了眼，「也就是最近閒著沒事，去了一趟人類世界罷了。」

聽到敏感的詞彙，B手下動作不免有些停滯，直到A有些不悅的悶哼出聲後，他這才拉回了神。

「您去人類世界……做了什麼？」

「無聊囉？」

挑眉回望，A看著少年這般反應忽而覺得有些好笑。於是她撥開了他放在她身上的手，一個側身，便是將臉轉向了B。

在少年略有些驚詫的目光中，她忽然伸出一隻手撫過他削薄的唇。而另一垂落的手則是抵上了B的頸部下移，最終移至了他的胸膛，並在上頭緩慢的打了好幾個轉。

「還真是稚嫩的身子呢？」微微傾身，A靠向B的耳旁，吐氣如蘭。

酥麻的癢意隔著襯衫都能感受到，B忍不住抖著身子，他能感受到自己體內慢慢上湧的燥熱，但到底還是少年，他除了呆站在原地任由魔女小姐上下其手外，也沒辦法做出什麼更實際的反應。

見此，A那雙血色的眼眸微暗。

原先的動作停下了，女人嘆了口氣，忽然便是向著少年一推，在他尚未自情慾抽身前，她便露出了無趣至極的表情對他開了口。

「真是純情的讓人毫無興緻。」

擺了擺手，魔女有些輕佻的說著。

「等等！您誤會了，我並不……」

「人類世界隨便一個男人都比你有趣多了，還是找他們玩起來更快活些。」

沒有給B任何回應的機會，A只是自顧自的說著，全然沒有注意到少年越發陰沉的目光。

「或許，我該去撿一個新的孩子回來玩玩了？」

※

為什麼要有別人？他難道還不夠嗎？

他的世界只剩下她了，當初當他在一片黑暗中幾近迷失自我時，獨獨只有A朝他伸出了手，將他從那片黑暗裡帶了出來。

他想留住她。

是A啊，是她帶著滿身的光輝拯救了他。

他得留住她。

A是B的光，是他的信仰，是他的全世界。

他要留住她。

要是沒了A，他的世界會崩場的。

他的魔女大人，可不能隨便就放開兩人原先緊握的手啊。

注視著A走遠的背影，B的手鬆了又握緊，握緊了又放鬆。反反覆覆的，直到他的掌心都被指甲壓出了好多紅痕。

少年的眼眸沉沉，盯著前方的目光卻充斥著令人膽戰心驚的愛欲。

「沒關係的，我有辦法……」

嘴上輕聲低喃，少年的嘴角慢慢咧開一個詭異的弧度。

「我有辦法，讓您永遠留在我的身側的。」

※

小心翼翼的將手中的藥劑倒入手中那杯溫牛奶，A面上沒有什麼表情，但他眼底洶湧的情感卻是毫無顧忌的氾濫著。

不遠處，那站在廚房外頭的魔女小姐只是安靜的看著一切，嘴角似乎還掛著幾分若有似無的嬌笑。

「……只看著你嗎？」

低聲笑道，她卻是彎起嘴角。

「好啊，那又何妨呢。」